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七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剋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冒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掎剋也賢者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問有一二自強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

譽於左右則覆得所讓是非皂白偵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寃者如訴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慄慄哉伏惟閣下出身以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巡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鬱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岐雜進之入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治者哉某於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

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接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清德茂聖由臺憲表臣當鹽漕之寄于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用罷一以公為道包苴請謁無所容徑窬私門塞矣持三尺平桀黠吏不得撓執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干吾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於塗而服役於其上大課運流宿垢剗刮取稱一專除命端下自官漕者未之或聞也然而倉場屬吏厄通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

是非枉直其中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願決之于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其也某以父憂去司今之職而司今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其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閣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某病公道閣下其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吏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明之罪幸甚

幸甚

上樊叅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大叅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汾滄而釣者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夫聲被于琴一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存者宜有過於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享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於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子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志於見大人君子則已知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蚤識閣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閣下佐司中書時敬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

行今閣下在行垣去芥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僕趨下風而又以閹禁之嚴艱於見也則某惟有退處于野與田叟野老為任耳然力不任負耒而又竊食於吳教授市中兒以為妻子之養同年之士有舉某於錢唐典市之官使苟食於市猶勝於挾筴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於調邊數千里其相知無踰於同年而所舉如此則某之不受知於當世而切切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具虫已聽陰雨在漢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於閣下懸隔若相絕而心動於閣下見於先覺則恒目睫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瀆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卷古樂府詩者十卷謹上獻于閣下蓋將託知己於閣下也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白焉其不愈知音於汾澗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遇知己而不伸則亦與不知者等耳有人于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之君子者列必急於求知已非急於求知也急於伸志也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養既終而吏部不調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之自謂英傑之士徃徃有不遠數千里考德問業於僕者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已躋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謂楊公雖名進士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筦庫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課而後除以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遇如此屈於不知已者也士遇不

知已雖孔孟聖且辨不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賜出身號虎龍之榜不二十年駁歷清要為明天子耳目才賢所在雖讐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辱知已者乎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于閣下則僕之自棄罪也僕在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借歌陽生以侍筆櫝於閣下則謂之舊知已可也久必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僕離閣下也久去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而不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已於閣下者不得免也庸是輒敢有布于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僕之伸於知已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去秋攀餞舜江伏承教誨獎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

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至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已孔子曰才難其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奚難之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之殊然後知十之成信乎其難也蓋其自九歲知讀書陋邦之中無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去學吏時家作益落先人沒六年矣一日讀言行錄至范文正公事悚然如有所發頗如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游暨陽從鐵崖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親戚謫其迂鄉里哂其往幸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進洪其心而密其功者為庶幾也以故絕去枉妄躁急之心歸栖一室寂寞自若且五六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蓬華之家累重產薄生母年近六

十浴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略有所補於是奮不知
恥西見明公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以成其志哉某於明
公其分甚遠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教而待之以禮其後數進
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盛而流於卑污者多矣生微賤
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貴盛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
不見聞而明公惓惓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於明公者也
遇知己者而不求所以自伸則與自棄者寧有異乎故復陳其
坎坷之狀達于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
以寬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
歎不勝感恩之至鑿意而言不覺繁繁委委惟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知先

王之禮樂道德在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老子則老
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固周歲室之史也又知其學有資
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宗老子太史公取
其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君資之為南面之術而
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
植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
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申教章以裨
治化故今孔老氏之學並行而不悖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為
輔漢氏之術其效能使上之人恭已垂衣裳而治下而庶類之
繁幽而百靈之秘罔不從令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
實吾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直上人優崇之呼為天人之師法
屬國不得私懷劔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者而

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異又絕古之所無也天既昌其子姓以壽其術又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足下後先出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天子留志史學以館閣之才為未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闊去廉陞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予攷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能過比之鼻祖職歲室益又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學儒學亦拙老子其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子其其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資求其所至者歟其蚤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某亦去官又與足下會于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之交一文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番陽庸是上淑孔子師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足下不

以儒學為絀而有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教余則幸甚三史統辨若干言大禹觀銘仁清觀碑二通隨此錄上不宣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父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不鈍養銳者摧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櫻我而敵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於不銳其孰能禦吾之銳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辨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於拙天下之功莫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研者何也其投刃於虛者鈍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二下有櫻之者以鈍用銳千牛之解者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鈍之

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吾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肉筭某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於聖賢乎松江吳鍾山以大一九宮諸筭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遠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閔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胥時鍾山持助教宇文氏詩來見予不扣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豈有往

而不復訕而不信者八截自四十九而往為余下著籌前來之事某年曰起某官某年曰移某所某年曰當調內某年曰年來致事而先生已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尔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天地之恆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子之用數也故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鵲起數之一定者在天而用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予徒能脉吾以一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禍福窮亨者乎鍾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時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書其說將循海而歸見予方外有道原衍禪師禪師靜閱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命說贈夫容子

客有夫容子過余譚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道也而筭踰大老

至其不仁也而貲連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隆品吁德之不
勝乎命也奈何予莞爾曰甚矣夫容子之不讀書也子不讀郭
先生之議北宮西門二子之厚薄歟則知命有亡瘡乎德者西
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西門以命
厚自務北宮以得厚自愧皆失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
門不敢言達北宮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溫食菽有膏粱之腴蓬
廬有廣廈之陰華輅有文軒之飾終身自然不知有榮辱之在
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貴富人命屢矣未見譚德
人之德浮於命者予游東州金華有鹿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
稽有梅梁道人皆窳而有隱德不願乎人之食肉繡衣連櫬之
居結駟之騎者也子往見之試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
之辨已夫容子行書其說以去

拆字說贈陳相心

拆字之術原出於蒼頡而說得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諧聲
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破書推其說曰韋革雖柔擴之則
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不同而同於一也
盡使字之寓意義一一若是楊雄許慎之說不亦闇哉永嘉相
心生以拆字術鳴于公卿間其推原禍福考索成敗亦既驗矣
生亦能以子華子之所推之乎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庫無形
無有成虧生能泯其數形勿使庫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且
許子得道於頡之初而游於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字之制拆
何有哉

神鑒說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生以神鑒自命裝璜名公卿所贈鑒卷訪余雲

間次舍自乞一言余莞然笑曰生知夫人鑒乎物之善盥若鏡若珠若髻若靈石若止水若白明月而鑑之神至人之真能洞物之微其鑑之神者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古後無今遁說莫之遁更說莫之更此人之鑒之至也君子談神鑒者曰升向氏之於伯有也子輿氏之於盆括也郭泰氏之於史淑賓許邵氏之於曹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圖澄之鑒可龜也辛有之鑒被髮也延陵子鑑國姬公且之鑑世也已巫乙鑑愚愈推而愈神若是者斯可與語神鑑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伎乎生之神鑒其亦識是乎生遂巡拜手于額曰牛馬走於矣空之鑒乎吾知願字焉歟先生大人之大余鑑不啻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卷序為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予史鉞之言曰敗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貴啓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者當貧而餓死繳帝之富通者相也相英布者曰當黥而後王縱布之為過生法者相也相章昭達者曰貌虧而後貴縱章之毀辱遺體者相也劉惔相桓元子曰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塔溫之懷異而亡軀者非惔之言歟來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啓隋文之廢嫡而喪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敗天下之士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客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溪來訪余睦州談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業可封侯某人存心孝恭當享遐年某人夙有隱德當及上第予義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異乎吾史鉞之所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下也其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之教若生之語相於人不得曾子之教

者乎生別余上京師求一言叙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於生之言者書以為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則伎之仁而善濟世者莫如醫已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惟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令終倉匿迹當刑惟少女幾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奸者不祥之器予觀鵲秘所傳方時昭名譽於諸侯此取媚得死之術倉挾鵲秘書決人死不為人療病使病家寃之此又取怨得刑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肩理人病光屬倉積方勿令教人嘻師弟子一何不仁之甚耶河間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放遊名山至盧阜遇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遂以其伎翱翔吳中吾喜其視人病疾若已有之施藥

不以貴賤富貧二歎志其蓄奇秘不異於扁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上於扁倉者若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謂之器不祥可乎若至仁者授鵲之秘又孰愈授秘本仁乎蓋本仁儒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實之仁而又能廣仁之施如此本仁字起元既自號其藥室曰仁而求言於余故為作仁醫贈云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之以致吾害蓋驍武勇鷙鷹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積也又况有挾功而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蓋嘗觀漢高祖以術御韓彭者不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豨盧縮者皆踣恩昵親黨亦遠起而為亂高祖倉

逞犇驅而僅勝之吁一有不及天下非漢事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乎及觀周世宗之馭下也而後知高祖之勞於智術不如世宗之逸於威令也世至五季將之驕惰者甚矣梁唐晉漢大率以是喪主威而至於亡也世宗崛起獨秉威令於下陵上替之後何樊愛能不用命兩人一誅而後世宗枕於不臣之將王景韓通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者之役鷹犬耳其去高祖以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幾敗者不亦優乎令淮吳府之僚將也皆一時昆弟交也蓋有親昵恩黨過於漢者大抵以權利相合則亦以權利相睽慎於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隙之所失矣馭之稍失其道則有怏怏耻於北面者不可不慮也慮而後結之以恩之之不勝則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嗚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惟善馭將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

故將馭將論

人心論

夫人心者天地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以匡難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收人心者要常使之如父兄子弟之親親出於天情之固結而不可一日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體矣載論三蜀之人心在於關江漢之人心在於城一關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則江淮無以自守此無他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廣之人心在於嶺兩淞之人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二廣之民皆憂惶而不

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支此無他人之心之所固者在嶺與江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今日之人心問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術問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猫金鎗之黨蕩覆我民舍離析我人心使之荷檐以待襁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若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膾炙妻妾子女皆為彼之奴婢金寶財物皆為彼之裹囊城郭之民養卒如養虎田疇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離而去者以此尚能為閣下守要害乎閣下以誅討賊虜恢復王土尊獎王室為已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軍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無也俚語曰十人一心有利買金十人十心無利買針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子之心一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制敵者非徒一號令一服色一旗幟一金鼓七投虎龍八陳之法也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所不一雖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十人一心之為利也故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於心之一不也秦誓受有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民之衆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周臣之心一則雖十人而可敵億萬人之衆也後世伍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所

統至於忌能爭功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彼我諸物之心如此况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矣將帥於三代而下如春秋郤克士燮藥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于鞮之捷克之言曰君之訓曰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燮之言曰唐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書之言曰燮之詔也克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相推讓不自有其功而中軍統屬未當祭也今秣陵之喪帥者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繼喪者衆心不一也各帥之出鎮東函者曰漢曰惟曰猶曰務部落衆矣而衆心果能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周之亂臣又未能如于鞮之諸將吾恐繼為秣陵建德金華者可畏也故以古者伍乘之制周亂臣與晉三帥之事為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了而必濟之以奇才奇才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家之蓄物也蟲魚草木之劑出於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也至於山海之奇產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旁搜素蓄而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窺虜於我患有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奇疾而欲用草木蟲魚之常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夫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出奇謀秘策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辭片檄而下其城於帶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一人焉千萬人中或一人焉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之至蓄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河之奇產然後有以應天

下之竒疾也於乎天下之竒才王伯之佐乎聞之謀主也代未嘗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竒才者不咎吾求云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咎天下之無竒才也不亦過乎劉備苻堅嘗知竒才於葛亮王猛故求之急而任之為謀主周亞夫亦知竒才於劇孟求之緩幾資謀於蕭寶寅亦知竒才於蘇湛用之失其所而乞錢以去李密亦知竒才於徐洪客用之失於緩而其人已在泰山之■矣惟閣下立賓賢之館於竒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則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閣下圖伯必得謀主欲得謀主必求竒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故曰

衆心成城城以恃誠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我之民心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圍也昔梁伯亟城而不處罪而不堪則曰其於寇將至楚囊瓦城郢而沈尹成戎之曰苟不能衛雖城無益是皆恃城不如恃民之說也今錢唐新城雉堞既完地隍俱備人度作者之少難吾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者不築築城者不居姑以近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方寇乎而方寇居之新安之城不曰禦寇而寇居之睦州之城入以禦胡寇也而胡寇卒居之豈非前轍之驗卒稽諸圖志臨安之城凡一百二十里宋人興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坂幹取辦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伎吾不之許不至牽架以成鹵莽滅裂之功今兵疲食盡不於此時為討虜復城之舉而為

此自疲自困之計此虜之竊笑吾禦敵者為無術矣昔齊王任檀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彎弓而南下任盼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於河是二子為國長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於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耶今閣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興築已還五郡之民則窮矣力竭矣小變然而致大變寇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閣下所能有也惟閣下省之慮之此吾占於人子者又有占於天變者六月十九日火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驚於閣下土石之疲也至矣閣下不知收人心以回天意吾未知其可也惟閣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傳

翹生傳

翹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益曰需曰耳或又以其善眩幻顏狀呼之曰鬯曰是曰霽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離一本作醜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于星乃子于翹母媒白師造于夏人儀狀氏或曰陶唐詩已尊生於衢器堯祿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嘔嘔温雅凡冠昏朝聘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睟面陶出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悞者挾之有奮始生

從成狄氏進禹時先自荅其繇曰得體于泉得祿于天宴用禮
節其爵世延勿用甘言至于流淪則罔不顛生得繇欲不往狄
強之禹見生于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
國者迺與狄俱斥絕之五子逐述禹戒以作歌至商武丁舉傅
說以生自喻而期說為棄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深池位
生時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誠之不人妄也
商亡人周監商轍使正掌之大首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
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德陷公于楚生名稍減退放肆市
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生羣聚民間漢高皇賤
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娼武負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
生宴見上至甘爭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
金四錢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辜

權民間利豪杵不遺雖博陸侯弟私藏生致京兆吏谷關推鑿
鑪罌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揚子雲家以問奇為事
生將隱去矣曹操初國以年饑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
孔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頤養民者迺終以推與
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貲劉始成送錢二萬
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汰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計鹽米外
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貨心實儻盪無校計以故不
問人賢鄙貴賤老穉皆獲與接顧獨卻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
其人或潛致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取量若
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
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壚頭晉阮公籍東隣有美
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豐輩時時過生所借生執臥婦側末與

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法士所羞譚也今上起生青州後事上見其貌古而中粹然問壽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于今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採生古禮生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歡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干戶後歸老于鄉莫知所終太史公曰余嘗疑翹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何其唯唯耶然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仗一篲投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宵遁為敗軍之將此其用善不善效也觀其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何知已

水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將水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請余補之且

屢奉蔓菁供遂為援毫傳曰先生姓蘇名蘊字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于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于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生不嗜糲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黃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三千貴人鼎自呂薦吾用能使歲不饑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傭槁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誓苟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謂者曰太學生腹彭亨五經笥寔菜羹五侯食客曰淳母氏祥氏摩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珍八賓或取馱于主者必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豢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時先生按

其族種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媚之者後豪
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庖氏即菹及中
牟令苗用大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
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淡淡皆有根依齒牙嚼齧
成宮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人侯曰今夕啓沃之
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從
而歌曰我心兮如醒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瓊英
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于家門人國易名先生舍冰
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去

史臣曰東海踈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足為東居蔡者如
草為蔬東後有孛有聞而踈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
其先薦進楚惠王以蛭事踈去漢有多平者從華他學方藥

吐咽若蛇人以為竒先生邁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歿謚

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以祿食哉

冰壺先生蓋蔓菁連根蘖者是也蘇公周曰連咀數根其義
可推予嘗於霜夜酒渴起詣中厨覓水鼻觀忽觸寒蘖香則
悞蔓菁在瓶亟取啖其根渴隨解而酒俱消矣時惟歌商齋
冰壺先生當立傳之句與蘇公同一適而傳則同一欠事後
見鐵崖先生為蘇公補傳文中所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
所謂言必有根依者於冰壺為實錄非惟補蘇公之遺實有
以慰余心又缺云中吳孟潼書傳後

白感傳

白感其先河內人河內在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未入官
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共祭祀賓客膳羞事周

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國習風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脩為事其取功者名成金甌訃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筴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薦侯曰齊國貧且飢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焉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鞴裝益闢土海濱鑿堦築龜蓋亦比比若拚廬然使頰煉脩其中民挫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羈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世子孫食邑凡若干戶咸去鼎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氏娼禱于竈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水命曰寂旺火伏耗賊入廟火運一轉寔能贊國家關石咸為人魯重賞自負為席玆與使嶺梅處士氣味同

酸鹹結為伯仲交而世未薦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膏玉雪星星然笑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暈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漢因是以橋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郭咸陽薦職到大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文獻通考時雒陽賈人乘弘羊南陽大治孔僅皆併口附咸議得寵幸咸自謂遇不減鼎相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咸在官者十年徒糜牢廩而續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羣議咸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與咸自是稍引退去

太史公曰自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窳喻於利我嘗見闢孟軻氏咸一志利民覆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通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自氏斤斤使

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易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
除苛令調齊衆賦而無德之者庶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為海虞繆仲素誤

隱者蒲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徂徠人戰國有仕齊即墨
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燧氏濕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
煉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
之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
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尼祖龍氏玄用綴黻文塞而啟與
勝氏同傷孰愈璞隱卒退于洪蒙尉俊捏相倉頡氏制字太昊
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煥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
由即墨隱泰山始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既
作殃及大夫胤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俾議黥劓事時

上愚視民曰黔視松滋上黔耳松滋之後曰瑜麋在漢賴尚書
令僕薦引與管城子穎同升道亦不行蜀人楊雄氏居家習玄
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賦非籍麋為客則不能見幹林主人故
雄始終以客卿呼之麋遂隱于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提國
有分派曰金胡氏汁灑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
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辭曰九九子子生
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蝨斯至宋紹興而玄玉始以璞隱自秘
不知生父氏自云繆公子稱知已繆築軒居之且以其娃娃軒
權貴人諧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
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僊天厭僊火羸氏况又僊羸後者乎予
不隱其有不以吊勝氏者吊蒲氏此予璞隱亦應祖繇晚午得
道自詫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

熟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李廷注墨可以割木入水火不壞

太史氏曰上古有黑鹵氏涅出燬氏其黑鹵支乎中古孤竹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去墨氏其先雖爵顯于秦賤與黔等孰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係天下取舍不幸殘于黥鈴窮于雕篆點神矣乎始繇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筠字珍瓏自婦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子曰智讓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抹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成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珍瓏空洞

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適然如木偶氏謂夫人者無蝨斯分而善之者則無肉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為憇臂體嗟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耻屈身於人鉛華絲泉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片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汚其潔先是得長生父脉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雖有甕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脩之阜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悟絕人長而慷慨偉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奸於仕晚乃棄儒衣冠入道研窮至理又自理於畔以老圃為事抱髻握耒不自以為築亭圃中既以字之人且以學圃丈人目之恠而扣者曰孔子大聖嘗更乘田莊周大賢嘗更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人之樊而見絕於聖人之門丈人勃然曰有是哉彼有離絕卿相枯槁于園幾於近名攻治陳言腐滅歲絕不窺于園幾于喪真吾幸免乎二者之累園公圃吏為社為隣人無識我我亦無識於人烏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扣者憊然欲退丈人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請告若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範也圃而蔬茹出焉藥果實焉材木出焉凡地產之利無窮屈

焉一日不治則利盡廢可不■乎哉噫吁嘻北客馬踐園而漆室女之為憂者長也扣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為鉏丁不知其為有道人也野史鐵蓬道人為錄其詞為傳而又贊之曰

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愚於陵子之卿盜廉自污吾非斯人之是與其列禦寇之居剛子博居田漢英叟之徒也歟漢陰夫人

魯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萬餘言十歲能為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奇古人以為偉兀氏魯鈍生笑曰使余氏西城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為孤雋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浙憲使者嘗辟生為書史生拂然也抱成案與俗胥離立大官前非吾業亦非吾志遂卻余嘗解后生西湖之西東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

弁之峰題詩絕筆上間逢山中異人讀之咸擊節以為人間奇才也生酒餘必歌詩詩之餘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弄闕呼山童出陔尼錦囊中宣和賜墨研銅雀缺瓦作涪州秃翁古木石及中嶽外史雲嶠圖自謂在古無上人欲以貴富勢得之弗能或遇江海奇士不需而乞與之生剗果廉直見人過不能容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余同故余在三吳山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子有太平萬言書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統辯陳天子之庭而予未果也今年忽春自葛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吾贛為太史公遊遇偉人問余為誰余嬾自陳請子作魯鈍生傳故余為之傳云楊先生曰余友海內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黃公望二人老矣晚得魯鈍生生

始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及遇避又不肯諂事貴官益高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鐵笛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晚將獻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敗其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往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妻之術相與簾市肆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屢不幸而以生月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假我以

形而實無形也洩我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目於影况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否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月之乎吾聞藐姑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外火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者又有謂水火者焉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蓋無一日而不在水火中也不為其溺且熱其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自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拔既冠以聿

積充浙省幕史善建白論裁常依名節上官竒之至正辛卯隨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海寇壬辰侍平章伯顏帖木征湖廣克池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若削平蕪水賊巢屢獲賞給丹陽縣富民束章輸漕至蘭溪見政與語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糧赴沔陽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薦信義願以資囊相託政固辭弗獲俾章手緘藏之逾月章鄉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請其資囊政曰汝寓物於章章未嘗語我我受託章義必質束氏明以付汝朱以政匿為已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東朱氏父子坐丹陽驛門啓囊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木又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千粒歸之朱二氏盛具酒食以謝政不答而去政居軍中凡五

年悉心金穀遇有功輒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匡匡移
文薦之授某官父季實從父蟾心前至元俱奉詔入覲季實授
行宣政院都事蟾心授翰林直學士有文集傳于家云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直面
折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吉訥性如其父人又呼為小鴉游
吳出長紙書一通斧鉞黃葉蔡偽王張氏欲官於弘文竟拂衣
去 大明天子遣使浙河招異等材訥在選中凡二十五人至
京師見 天子於謹身殿各寔封獻所言訥笑曰汝輩封禪上
賦為爛紙語不若訥櫝在尺喙中竟取決於 天威咫尺下從
則留不則還山也他言者出訥獨後留上問留故訥荅曰請與
主詳言首言太廟次千步廊城丁勞死事上首肯之放後丁生

還者若干人授官斷事張氏偽官沈善夏是除官憲府訥聞即
走奉天門下白上曰沈夏亡國俘而置之風憲非惟辱法臣辱
朝廷甚矣上躡其論即黜退連百餘人銓吏嫉之調訥山東縣
令上呼銓者罵曰汝輩猶狗忌訥在五側耶復改授御史後以
言中傷臺長請 天目山上弗從今轉 官云

雪蓬子傳

雪蓬子葉氏名以清字子徵雪蓬其自號也其先東口衣冠之
胄宋末大父懋地華亭父鍊遂家為蓬貧而節節有古義俠
風德清尉劉昶者聞其義聲訥以三喪不舉蓬貸錢五千緡資
之監黟縣伯顏調兵昱領顏行鳴妻子曰我死母且老當種依
華亭葉子徵顏果死一夕蓬夢顏曰老幼難中請以為訖越二
日其妻子果奉母來歸蓬老其母若已母幼其子若已子淮共

入蘇守淞苗帥某遺准神史文炳以鄭煥尹郡鄭欽大巨室黨
苗者蓬素與鄭交白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蓬謝者旁午悉拒
不取鄭辟蓬丑華亭縣以父病辭及鄭以賂拜連舉者六十餘
人蓬獨免初鄭獲苗遺米與蓬一大舟不受轉以賑乏絕無斗
升及已時避地依蓬者若建德尹楊瑀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通
守毛景賢蓬持之如平時男女踰室家期者為擇配瑀卒囊無
一錢蓬殯塋如禮同門友胡方養病同郡謝氏館方無後歸蓬
具藥粥踰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籍方遺物咸歸其弟妹關西
趙友道逆旅來歸蓬解衣推食閱四載病瘳月饋藥弗怠浙省
員外王國賢以囊橐留蓬所國賢死蓬以完封歸其妻子凡此
皆近古豪俠之為也淮南左丞史父辟蓬諮議不起江浙辯章
王公以省檄辟幕府亦不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淞首聘其

人終於不應事母極孝母亡哀毀骨立晚年構草堂蕭之津躬
耕在公田墾老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
識與不識皆慕之如古之云

鐵史曰漢袁絲折安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獨李
心劇孟耳至嫚罵安陵曰陽從車騎來一旦緩急不可恃吁
義俠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俠傳所由作也淞之大姓
民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靡耳烏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
若蓬者亦淞之人負氣俠而亦庶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
之

陶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媛李女宗婉也
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吳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子於傳姆曰

汝以歸其父吾誓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適里中杜思綱思綱中流天卒時姑喪在淺土夫又未克塋忍死護兩柩為游軍所執媛不受迫辱兵加刃脅之大罵曰我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請速殺我遂遇害年四十宗媛適里中周本歸未一月兵至持一婢走池澣沾溺一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無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卒擁婢不為備媛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鐵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陽浮受明命陰禁民毋送任台陷日忿兵肆戢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節乃獨聚於陶氏一門貞白一志從容白刃之下丈夫士有不能焉吾闡明元氏嘗官有元閩檢校衣冠奕世以忠孝廉直為家行配之賢又出宋宗女趙氏也宜其教漸於窈窕諸淑者若此

余傳之使采東國之風者得之足以光彤簡云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沈生瑞嘗從余遊得畫法於大癡道人此幅蓋為予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潤水山清遠人物器具點綴於豪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月其則不在一峰立壑者幾希矣抑余有感於是者予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衛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衛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肅也道人已仙去余猶憶風塵瀕洞中便若此竟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游洞庭僅老人歌紫藟如衛人者出笛懷裏問吾取其與明倚相樂者引滿數杯據床三弄遂與紫藟者終隱十二

峰瑞能從之否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日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詩

送薛推官詩

四言三章
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人曰薛公
起身國子伴讀負特名公卿間連歷縣尹掖城寧晉得民
譽甚三命為今職惟杭實江以南太府也其俗酷薄喜訐
爭獄市滋起大家氏關節遷變事情奸偽百方出奇獄訟
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察者病弗違理推官踴難職而於
杭踴尤難者薛公之來也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蓋
庶為治本文明射之恕以出之惟廉不淫明不惑而恕無
文深之過故臬不頗民用不寬自時府中事無問大小咸

咨薛公府長吏接之如賓師事有隔其省閱必舛差顛債
一時僚友有坐畔法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此其賢否
優劣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與御史章交上其陟
清署以耳目 天朝者必矣杭士歌詩鄙腐不足以侈而
餞也願邀子詩予審子明言不誣為賦詩三章一章述其
善於職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敷清要以副杭人士之望
也詩曰 第四句五言

壽豈詩

四言二章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貴富人得之者尠賤且窶者多得焉何

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然賤窶者之壽而樂也
又尠矣古之賤窶壽而樂者吾聞榮啓期而樂之以三固
未知所樂也此壽而豈之不易易也中吳瞿惠夫氏家崑
之韓涇至惠夫益斥大其門閭而名其侍親之堂曰壽豈
參斯之詩人敬祝頌之詞曰令德壽豈蓋代之壽者不難
而壽而豈者之為難也壽而豈者非令德其人曷及爾哉
謂夫世德之家也有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
親皆具享遐耆惠夫朝夕率其仲上食堂上既有以樂之
壽而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固非榮期之賤而窶得之賤
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人所謂令德者歟惠
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之詩二章曰有橋有護云
有橋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璫璵衡其鉞

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瞿叔孝友壽豈孔臧
有諼奕奕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飲御我族以及我賓
客瞿叔豈弟班裳赤舄壽具樂康由爾令德

送康司業詩有序四言

至正七年秋 天子以成均司業之之山東康公若泰以
憲僉事轉是職未幾堂評奪職副庸田司使不三月轉湖
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于司業其行也
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諭於維禎者曰庶訪使 天子
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墨官亡益殿最者也天下執法臣得
一人焉勝百什守令文墨官得百什焉亡愈執法臣一人
今康公累遷庶訪使者執法之得其人者也而成均徒以
文墨伎官使其人無乃非天下利乎維禎曰不然惟我世

祖皇帝屬統垂業于後之人不在吏持文法而在傳臣之
扶植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為國子師民氏天子內長
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問於 天子時賜清宴以問
道即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之細也國有不是師弟
子得迎上聞捷於執法移文符以關說差次者其育才養
能一適而賢賢臯陶伊尹之徒徃徃發迹于是其為國利
也厚矣簿其功豈在執法在哉嗚呼司業之人也又豈徒
取具官亡益殿最者哉今 天子承明經成尊師氏之位
不卑于執法臣故康公之屢繇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
也哉故余裒次吳士大夫之詩帙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
復自繫詩凡五章詩曰

赫赫胄監禮樂攸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 天子作我民極

何以播教師氏有職惟明 天子惟 烈祖是因 烈祖始受
命肇立成均天子戾止作爾多士多士濟濟惟 天子使曰若
康公穆穆雍雍多士濟濟惟言來從 天子問道其言如鍾
天子廣化其德如風維禎作頌配于樂工

題逸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
干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
蒲葉鈔書短松花釀酒香
有時歌款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羣動息張燈坐草堂
浮生百年事清坐一爐香
謀拙隣人嘆幽棲世慮忘
吟詩不知寐華月自流光

舟過黃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稻天
高橋十字港新利四邊田
樹老烏銀

莢花開白玉 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邁流俗澹然薄世榮
華亭入幽邃永日有餘清
高梧羅前庭脩竹被兩楹
重陰闕清晝好鳥時一鳴
佳辰展芳燕良會欣合并
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
羣公盡詞客列座敬塵纓
言笑遂真性觴詠暢幽情
清陰與日轉不知月東生

送趙李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五言二十句

江浙糧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都
又居浙十五然蘇國也田皆枕湖
藉江因水進退為凶慶使歲恒陽
則窪下比以鍾畝之利告一有滯
澇之虞颶風倅作挾波浪破隄防
運并接町淪為巨浸此朝廷都水
庸田之所由立也其專以水利為
務遴選重臣有才幹者居之而所
調官吏遂

與臺省相參蓋朝廷視水利為重故待其官守宜重也異
時官守或非其人其貽民害覆有暴於水而民益困者然
則居是職者其不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吏者其官之
賁也吏不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真定趙君
文蓋才而有風操者也往嘗為浙中司臬史有能稱故今
都水使府點函以書史辟於沙河尉次宜其克相其官
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塍益脩溝渠益浚水還故道而民
受庸田之惠者君之功為多書滿例增秩七品佐貳郡縣
為近民之官矣以君興除水利害之心推之吾民撫字之
日民其有不愛賜者乎其行也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
予為序首而復繫以詩云

句。水為國業田水相爭水大連陂湖大小吞泐涇高廬或凡

墊下土孰容畊吳萌罹患久都水置司平治水亦多術害去利
始興侃侃趙公子為吏有能聲并流截高岸燕塞開通滕都府
資治晝課最上農卿遷官到州縣務事話田更推此澤物志
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秀今三郡循良第一人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嶽東南
會湖江左右隣曾開天水國直問尾箕津府大同京尹居崇異
國賓提封家萬戶易俗力千鈞惜也承乎夕於馬值亂頻煙華
餘故市風物感殘民今日懷匡濟乘時好拊循念君多意氣滿
腹貯精神別地梅凝曙寒江柳孕春過船沙沒屐駐旆雪埋輪
龜勉猶無及窮愁不敢填贈言知面赧取醉寄情真勿袖烹鮮
手須閑牧犢身推誠歸簡杪植善息頑嚚亂後無家世漁中有

隱淪千年黃鶴返萬里白漚親莫學張京兆應如召信臣貂蟬
從岳牧圖畫可麒麟

賦春夢漣

上言絕句焚香雖老尚能歌聽
夢道人樂府予因呼為春夢漣

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哨遍無知己賴有人
閒春夢漣

小香

明日履齋買雄牛又大小子名
為小香傳秋子春夢漣者白

一場春夢不須忙賸買春風又幾場一文花開紅玉蝶小香何
日比花長

寄沈秋淵四絕句

大將軍酒誥入市貴公主鏡落田家不知有客琅玕所獨自吹
笙醉碧霞

句曲已無張外史道士今有沈東陽裁雲剪月三千首獨虎仙

官不取將

鹿皮之冠鶴氅裾軍前不肯帶銅魚花猶望塵拜屐下知有枕
中黃石書

鸚鵡水深蓮葉航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披錦袍上舡去倩得小
姬連笛床

洪貢尚書入閩

記後卷十一首
七言律詩也

繡衣經畧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千艘升
斗寶蓄人香熏茉莉春醒重葉捲檳榔曉饌頻海道東歸閑未
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柘入雲居山中復度嶺飲于
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義卿

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馬傳呼處士家好客新分朱露酒題詩近

在白雲高山中子落千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槎水月樓頭橫玉
笛誤猜夢綠是韶華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柬雪坡刺史

仙客歸來隘九州身騎黃鸝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銅柱荒
臺草木秋起舞劉琨空有志登高王粲不勝愁問君蔗境今何
在祗憶當年顧扁頭

送謝太守

朝廷遣使航東海萬里南來送重書看屐登山良不惡分符典
郡復何如白蘇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今日養民方急
務肯將徵筆又舟車

荅倪生德中來韻

綺川才子才庸峭素色成文似郗綏待詔歸來金馬客題詩寄

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昨夜西堂安夢

好惠連春思又新增庸峭齊魏間以庸峭儀

八月五日偕錢唐王觀海昌李勛大梁滑人過湖赴瑪瑙
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巾子峰外湖水繞玉蟠螭裏湖水
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鷗生公說法善降龍浮雲富貴眼前
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慰舊學羞
龍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彞迹閭閻小子盡封侯愁來按劍南樓
坐寥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續齋出老姬

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貧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
雨後花開重舉觴
仙客新來殷七七
佳人老出楚香香
干時懶上平蠻策
度世惟求辟穀方
光祿亭中詩易老
不須春夢到西堂

與姜羽儀詩

六韜人去無家學
獨說吾鄉有羽儀
太尉府中招處士
湖州幕裏着賓師
座分雨露黃封酒
門護風雲赤羽旗
湖上老夫詢出處
扁舟一葉似鷓夷

主之約詩用宇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閣
還有支郎第一流
湖上風煙留晚照
山中草木帶邊秋
水晶宮開碧萼首
金粟堆呼黃栗留
下馬題詩鄂王寺
行人有比峴山遊

寄秋淵沈鍊師所居號琅玕所

琅玕種得三千箇
箇箇瓊臺玉樹齊
秋淨雙鳧青泖曲
夜寒一虎大茆西
長茸不着花
猶獵深竹時
聞翠羽啼
老我所須唯鍊杖
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尚

希遠聯句

新澗葡萄琥珀濃
酒逢知己量千鍾
犀柈筋落眠金鹿
鴈柱弦鳴應玉龍
紫蟹研膏紅似橘
青蝦剥尾綠如葱
彩雲吹散陽臺雨
知在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

也後德六首皆七言古風

敲門空迥太史宅
曳杖却上初陽臺
雷從烏仙井底起
雨自黃妃塔上來
官軍捷報銅鉞陌
山人酒瀉白螺杯
憑誰得知詩句

好山東李勛今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庵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譜因過南野半雲寮
雉棲薜荔都蒼墓鰲補夫容大士橋
萬歲藤枝神蛻杖三花樹子癭為瓢
老僧好事無好客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萸白雲園

紫萸之萸滿林白雲之雲復深忽見南山有真意
時聞好鳥流清音益翻玉女當園雪棋款仙樵石几陰
為子朗歌成古調寫以老鐵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覓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
五馬既赴南柯侯千金更選東床
落金雞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
君不見綠林銅

虎郎匍匐尚拜蚍蜉王

寄兩道原詩二首

信公令住竹林寺曾寄吳鹽道起居戴家泊上收秫米凌湖門
外好鱸魚緇衣宰相日給告清客道人新著書若問西湖湖上
伴竹枝零落柳枝疎

老人畸疇延何如聞移車雪上居甕口新包竹葉酒船頭學
釣桃花魚雄文曾罵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兩家道即我所
愛何營林間見二疎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

七言十八句有序

至正己亥冬十月四日予偕吳興桃庭羨義興高玉凶夏
長祐吳郡張學河西張吉富春吳毅東海徐子貞陽羨高
瑛雲間謝思順同遊淞之顧在醕橘隱老仙墓因過郁聚

學聚齋見桂隱主人供茶設醴席上與諸客聯七字句成一十韻十有八句書于齋之壁予為會稽抱遺叟楊某也九鳳山陽漂瀆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橘破斗小山重招花作金勺水研池圓洗膳老蕉書葉倒抽心瞿曇像現雲生壁木客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貝青馬方士石旋針六花雪舞昆吾劍一索珠縣斛律琴出桺怒號斑額獸鎮籠解語雪衣禽掀髯自作蘇門嘯抱膝誰歌梁甫吟聯得彌明詩句就內中韶護有遺音

題朱蓮峰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辨章進凝香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山天梯之山三萬八千丈瓊高雙闕開天關赤藤飛上最絕頂千樹琪花散晴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眉瞳炯炯玉翁元是太極仙手

弄兩九日月旋天高地戶司啓閉玄牝一鑰開天先青蓮老人南極喬泰華開花一千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玉藕如船澆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光宋下散下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章蝴蝶飛來七寶床

右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詩

七言長短二十四句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鈇崖楊子名之曰凝香本草蘇州語予讀揚子記云休兵息民又云厭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兵不為攻城乃森戟於左右者豈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廼反風起未此休兵効也仲山父徂齊宣王賴其補衮出納王命此圖治効也揚子之進規者至矣杭庠典教

朱庭規敷揚子之記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于庭，
叢天下若莊于棚。
汗馬不若繫于營，
休兵要待民力生。
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
萬卷清香凝書生。
香德生馨，
况復蕪鼎相熏蒸。
綠烟一縷風度櫺，
光祿燕寢不驚蝴蝶飛。
來窺枕屏，
周公入夢話東征。
山甫依稀亦言并，
天既反風禾稼登。
告以補袞垂鴻名，
揚子進規為座銘。
有客如此真賢卿，
有客如此真賢卿。
廩人飽粟庖人饋，
鯖燕昭臺上千金輕。
錢唐博士起相慶，
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歌

盤所歌 并序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愿稱大丈夫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前呵從者夾道喜有賞怒有刑村畷者譽其德粉白黛綠者爭寵妍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人之稱大丈夫者也其賢不肖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之所不遇者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若無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我之所行愿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亦

會館藏 生楊維禎庶夫著

豈得稱大丈夫哉然比於處穢汚觸刑辟微倖於萬一老
死而後止者則猶賢耳故昌黎韓子之未遇也亦於膏車
秣馬以從愿於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商孫曰
秀之南函公其為宋和公之七世孫也宋革不忘仕國朝
以名節強起之詳以疾歸隱於淡滄之上名其居曰盤所
盤在太行夫淡滄不知其若干道里而南函名之蓋所同
其隱而不心同其地也南函克己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
之徒以不遇而樂其所者也南函諸孫為恕又能復盤所
於先廬壞棄之餘遷其所於海甸之東丘而南函之故扁
在焉固賢矣吾聞恕自幼有大志唯用力於當世者又自
知不可為則為不遇於時者之為而不為處穢汚觸刑辟
倖於老死而後止者也於愿之賢亦庶乎其近之昌黎氏

賢愿而為序余亦賢恕而為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宮東丘之樂盤之上耕者讓畝叶盤之泉漁不竭困盤之
阻外禦其侮盤之深內潛我心盤之穰實盤繫我族嗟盤之樂
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變滂弗奸孝以致其養兮義以廣夫急
難居燒安兮体愈瞍心無憂兮奚有患叶歌兮樂女盤女將和
兮攷吾槃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辨章仁令兩群將美政治于衆心以底不日
之成然後失之記有不免悽苦者東維子錄其辭為杵歌
亟亟城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中有哭
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蒸土作城城可破衆心作

城城可憑

疊疊石石石嶽嶂立竿作表齊竿旄阿誰造得雲梯子剗地過城百尺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十里莫刺西門一樹樟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拚得鳳山楊璉塔南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錢王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玉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壁關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鏡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殺倪蠻子據龍興辨章阿里溫沙公憲愈察
侯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無不款附至此而武功
成作龍興平

繫龍興藩西江二版章國駿麗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勦蠻劫
尤蠱蠱內訌三台映太微國士俱無雙王旅嘽、鉦鼓捲天威
震赫羣兇懼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成毋從、聖人南面
毀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陷日憲史劉夔懷印埋土中土生瑞木一本察侯被
命為僉憲丞購印於瑞木下掘得印來歸侯得印施諸移
文遂成恢復功為銀章復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翕元化以張大治范金吐景
耀鉉蟠螭細龜鸞翥鳳翔官臣寔司之植我皇綱孰亟且藏啓

發禎祥操繁條政柄繁德是將符節允合人文昌蕩攘兇頑時
乃康與國咸休萬年膺天慶 右銀章復二十句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君不見獬豸不識字高柱削鐵堅白簡孰辨賢不賢又不見鷄
鷄偏尚武高屋壓虎有五兵不理長酣眠鐵堦老狂者強項如
董宣小巾製子夏正要江東傳人間緋紫指已脫風中蟬脫巾
澆酒東籬邊吳淞老褐來賀我倒冠共醉春風前我歌此歌君
拍手東壺西閬開洞天洞天鶴為我雙回旋

次韻省郎蔡彥文觀潮長歌錄呈吳興二守雲間先生

舞海鳳跳天吳八月十八壯觀天下無蓬婆之山突兀眼前見
有如祖龍萬鐸來東馳婆留一箭氣相敵強弩不用三千夫雲
蜃成樓不可斬火鍊挫識誰能看招潮小兒不畏死而整鬪浪

心何鹿麕搏衆爛若木枯草瓢古憤無時蘇東維子驚相呼長風
破浪未歸去一葉欲事寰瀛圖馮誰之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
乘吾桴

題清悶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冥冥袁家竹屋如算篁老人僵臥木偶形不知太
守來扣扁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寒林脫葉風琴
冷胡為見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膽鉗鹽華亂點青鸞翎階前
老石如禿丁銀瘤玉瘦魈星星嗚呼妙筆王右丞墮霜不殺譏
麟經右丞執政身形庭燮理無乃迷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
漉勁草啼精靈嗚呼尔身如蕉不如莫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深土厚崖石牢一株右茶粲冬藟紅若火

鏡鎔冰濤兩株老檜挺霜幹青如連弁翹雙鰲不知人間富貴
檀青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千歲當時大將誇人豪
只今子孫仗大義昧始尚薄中車勞三槐風雲慶有待荆湯
火死已逃金鴉倒立海底景白鳳夜燄風中膏蠟柯骨露黑石
虎竒幹手接蒼山孫惡氛西起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
東柯濟時具豈無兵家文武韜摩挲大樹日酣臥不肯即偽從
韃索始知后皇受命乞獨正神明扶植水霜操我來飲我中山
醪脫巾掛樹三花高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梅美人臨漢臯大榭
老雄侍我酒長筭亦即金絲槽醉歌寫入嘉樹傳切比橘頌騷
人騷

辭

桂軒辭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岩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焉代之
誇郟林羨蕪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為馮君先
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於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
老矣遂築是軒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
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為患耳仕
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
以無用於世者方且惴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招者
同群焉蓋與夫代之夸郟林羨蕪山之為榮者異日道也
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矜夫又不足不致中踏而貽
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嘻桂之軒人人
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媿於桂則豈矣是則馮君之

才之彌實世教之所繫也曰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
二章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歇而
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為佩兮餐金粟以為糧軒
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獲狘咲吟王孫不歸兮實勞
我心

送史才叟遷上饒吏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即羨文章收拾長才青眼是著堂栢府
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米霜靈山懷玉鬱蒼蒼古城隍帶仙房
瑤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千外好

金縷唱錦帆張

調

雙飛燕調

十月六日雲高主者設燕于清香亭值卮者東平玉無瑕
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為賦雙飛燕調俾度腔行酒
以佐主賓之歡

玉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俐齒伶牙斜簪鬢髮花繁嵌凌波襪
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梨園弟子學士
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叙

孫子論兵謂廟筭者勝無筭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於九
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惟今之主兵

者類皆無筭之兵攻者直撞守者急退耳比之田舍搏兒三進
三退不翅也余觀奉元趙信所著陣圖新語得軒轅氏屈機之
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弊信嘗從余遊於睦州抱文武才畧
而未遇知己者江浙樞府曾官授其入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
氏有禮羅其人計不用亦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奇其
才而無所於用近聞中吳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善兵筭
者有以信姓氏達薦書者而信弗應獨與余乃居草堂看古莫
耶譚瑤水青黃虬人莫識其胷中也予令其同游者張憲上其
圖於淮吳幕府幕府若詢曰汝師東維子曾上皇帝書淮吳府
聘而未起何如憲其對曰欲招東維子請從信始

鵲巢茶夢

鐵龍道人臥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因鶴孤立

不鳴命小雲童汲白蓮泉燃檟湘竹授以凌霄芽為飲供道人
及游心大虛雍雍涼涼若鴻蒙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
之若亡恍兮弗知入夢遂坐於青圓銀輝之堂堂上香雲籠拂
地中著紫桂榻綠瓊几有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燁燿
熠金流玉錯莫別艾畫若煙雲日月交麗乎青天歛玉露涼目
冷香冰入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
心兮一以真百家斯融太乙以清歌已光颺起林末激華氛郁
郁霏霏絢爛滢艷迺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澹香
小字縉華乃奉大玄杯酌太清神明之髓以壽余侑以辭曰心
不形神以行無而為萬化清壽畢紆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聿
積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刑兮四時以言眇
乎天兮天之先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間白雲微銷綠衣化烟月

反明余內困余亦悞矣遂冥神合玄目光尚隱於梅花間也小
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為日四
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
也故四十五余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綯女於宵紡績則幽男女
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嘻豈惟幽民哉宣王之庭燎曰夜如何其
夜未央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宣
王哉姬公聖堯於忠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
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競略於四十五日也錢唐諸
生有以年過寇室而失師承者及其直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
嘆而不知力扶補人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

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讀某史若干卷評某
史若干件著某文若干道朝聖講某文義若干件遵要束而餘
力者有慶違要束而力不及者有讓云

毗陵行犯十月二日事

孟冬四將發勾吳彎弓誓落霍髮顛智謀無過史萬葉嫖姚無
加李金吾前第已作破竹刃三覆乃裏含沙狙常山長蛇一斷
尾即墨怒牯齊犇踊玉蓋孤軍呼庚癸皂鴉萬甲迷糝糊江南
長技江北無蒲牢一吼千鯨呼赤杠卓入鉄甕戶錢翅橫截丹
陽湖擣虛之策不出此赤手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
今莫贖千金軀後來飛將慎勿疎襄王城頭啼白鳥如何臨期
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吳書

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寅月軒家藏

趙公馬癖如鄧公曾騎賜馬真龍駮漚波亭上風日靜想像天
厩圖真龍烏雲滿身雲滿足紫焰珠光奪雙目九花風細虬欲
飛五色波清錦初浴祗今買骨黃金臺圍家豢牧皆駑材將軍
臨陣托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此圖年深神亦化後來何人誇
筆亞不見真龍空見畫猶得千金索高價

題謝氏一勺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吸之勺在手上海尾下泚海焦口主人
云小池鑿吾郭青天納甯吾鏡厓道人躋之曰有人悟此坏雲
夢吞八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附錄

琅玕子來詩六絕句

李杜文章萬丈光並驅今見會稽揚幾時過我華陽洞鍊笛一
聲吹鳳凰

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可憐遺劍隨長夜今日誰
同並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蚤千古高風今尚存夫子風期正相似東山抱
下醉消尊

問奇未到楊雄宅羽馭飄車控不靈會向山陰具舟楫載將看
酒過華亭

嵇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見說枋頭無直筆薰狐太

史在江南

草罷玄經不羨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瀟琅玕所亦念丹丘有羽人

學生徐固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揚自說蕭郎善吹笛不知孰與駿鸞鳳

徐固又次四絕

一溪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赤城五色茹朝霞

衛人曉起天鼓照石盆換水種菖陽詩成寫滿白錄紙春江人來能寄將春江陳瞻山也

不向王門曳我裾秋風江上釣鱸魚仙官乞與青藜杖夜照龜

文綠字書

鸚潮潮上琅玕所渾似浣花溪上在風前起舞鉞如意雙鶴飛來秋滿床

學士吳毅次韻四絕

三茅兄弟舊遊處萬箇琅玕隱者家雲氣團空圓似蓋丹光井出赤於霞

與君別來十日強日：憶尔鳳山陽霜林橘子大如斗書尾須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裾鵝黃美酒換金魚詩成速迥沈東老不惜榴皮醉後書

南泖津頭買野航鸚湖便似灤西在琅玕主者雅好客應遣麻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濤箋寫寄詩玉壺冰鑑識容儀法言願卒諸生業家學深
漸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鐵笛海雲秋靜捲朱旗文章絕似相如
筆好為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作

衛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繁華過眼不足惜造物戲
人真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人生天地一逆
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陰禘介

錢王城亂山青惟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侯風化
在儀刑園棊別野堦花連屋瓦句考池草滿汀座是東南待君久
翩翩五馬不須停

淮海秦約宛丘陳肅賦

東南帝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別館三百區紫金鬱
鬱今有^六府中逶迤謝太守少年玉節黃金符民食在藁漿在
壺飢舖渴飲歌咿嗚華車細馬左右趨使君歸來香滿途

鐵鷄子一解

鐵厓先生作黃將軍歌殆絕唱也絕唱不可和門生徐固
賦鐵鷄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借書入卷

鐵鷄飛狔狻披鐵鷄鳴牧犢平鷄栖在長城長城鎮南國渴飲
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獬豸不敢觸貔貅不敢蹴毒蟒何來吹黑
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鐵鷄怒裂皆毒蟒折骨死朝食毒蟒心喜
食毒蟒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已東海大鱷銜宿恥

華陽巾歌

鐵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奇古喜而為之歌

吳東野揭陸居仁賦

鐵厓頭骨如鐵堅高冠不肯着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倒垂一幅披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稱臣是詩中仙掉頭乘風頂忽露鰓角得兩人爭傳有時錦袍淋漓浣鶴髦冷看堯鰲帶血汗貂蟬賦歸來占叢竹下索咲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鐵如意何須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尔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法書草聖賢談遷父子未可稱筆削枋頭直筆當齊肩草玄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鐵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客聯翩冠似蟬或携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邊百年三萬六千日日玉山

醉倒春風前不知鶴書在百天黃麻一道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鐵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勾踐臺上長城公黑鐵龍心何雄誓為國掃烟塵空長城何巍巍砥柱東南維龍兮龍兮長城歸飢推食兮寒解衣日龍繞長城飛光抱日月照清輝維南有猫虢最怒夜穴長城翻赤土龍兮食猫如食鼠維東有犢獷以犇日觸長城嘘大雲龍兮食犢如食豚盲老鳥啄人屋賣我長城鐵我屬烏乎長城覆不可復黑鐵龍誓三為長城滅仇族玉筍山為我樹長城碑鑑湖水為我洗長城恥直欲聞之聖天子會稽先生揚鐵史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貶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

人不敢亂余讀鐵史邁里古思傳信民之以為賢賢之民之以
為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書憲著天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
法而鐵史立之嗚呼唏矣至正乙亥秋程文謹識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此書收自東城故家裝潢精妙久已什襲珍之矣頃五柳居以河揚州蔣西圃家
數種亦有此集從余假此補目錄三五七葉而余亦闕七卷第五六卷二十二卷第五
葉二十三卷第十二葉復從楊以不補兩葉其二十三卷中一葉均闕如也原有烏欄空帙
惟恐影寫損裝遂錄以備誦讀書誌其錄起如此 辛酉年 黃丕烈